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十七回 三少年會獵魁星閣 眾獵戶齊獲火睛牛

詩： 獵較深山美少年，如飛龍馬欲登天。
追風躡電真稀罕，度嶺穿雲果捷便。
異獸獲來中國貴，靈丹求去重臣痊。
人當福至心靈日，作事何愁不萬全。

三人同會到魁星閣裡，已是午後。林二官人吩咐隨從的，把這三匹馬卸下鞍轡，都帶到後面澗邊吃了水，餵了料。又將息一會，三人午飯完畢，將近紅日銜山的時候，人又抖擻精神，馬又展增氣力，一齊裝束停當。扳鞍上馬，竟不從原路去，各自奔一條小路。三人分路。約莫去了一個時辰，林二官人與俞公子在山嘴頭劈面撞著。兩家並不曾拿得一個野獸，都是空手歸來。俞公子在馬上問隨從的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」眾人道：「過去前面三里多路，就是楊公廟了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兪兄，天色漸晚，不知婁兄從那一路來？」眾人道：「這個山嘴，這一條官路，婁公子少不得要往這官路轉來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要來也只是這個時候。我們且帶馬下了山坡，尋個所在等他一等。」俞公子道：「林兄言之有理，這正所謂同行莫失伴，快趁早下山坡去。」兩個齊下了馬，攜著手慢慢踱將下來。

正走間，只聽得後面山坳裡馬鈴聲響。俞公子道：「這敢是婁兄回來了？」不多時，那馬已到面前。林二官人問道：「馬上的敢是婁兄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正是小弟。」連忙跳將下來，問道：「二位仁兄，適才是分路去的，怎麼如今一路回來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小弟與兪兄也在這裡撞著的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二位仁兄，可拿得些甚麼東西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一些也沒有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婁兄可拿得些甚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小弟卻才與二位仁兄分路而去，不上行得三四里，經過一片黑松林，只見一伙獵戶執了器械，一個個唬得面皮烏青，飛也一般跑將出來。小弟問他甚麼緣故，眾人道：『這黑松林裡有一個怪物，去不得。』小弟問他是甚麼形狀，那些獵戶說，生得狀如水牛，身上顏色與斑毛大蟲一般相似。小弟便壯著膽，便叫幾個獵戶指引進去一看，那個怪物果然眠在深草窩中，見人到了面前，連忙爬將起來，把身抖了一抖，張牙露爪，大吼一聲，委是唬得人心驚膽裂。小弟就扯起弓來，『撲』的一箭射去，剛中了那怪物的眼睛，便熬不住疼痛，翻身向地上打了七八個滾。那些獵戶各執器械，一齊乘勢向前，盡著氣力把他打個半死。」林二官人大喜道：「這個還是甚麼東西？婁兄既然打倒了，何不著幾個人扛了回來，待小弟們看一看也好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小弟已著人捆縛抬來，就在後面。」說不了，只見五六個人氣呼呼抬到了。林二官人道：「不可放鬆了索子，就抬到魁星閣去。」眾人聽見吩咐，一直抬了便走。三人一齊上馬加鞭，竟到魁星閣裡。眾人把那怪物將來放在甬道上。俞公子便叫點起火，向前仔細一看。那兩隻光碌碌的火眼金眼，睜起如銅鈴一般，真個唬得殺人。俞公子咬著牙根道：「好利害的東西，莫說別樣，只看這兩隻眼睛，也要唬死人了。又是婁兄去，還捉得他來，若是小弟去，到反被他捉住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林兄出獵多遭，畢竟認得這個怪物喚做甚麼名色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小弟雖然經識些過，並不曾見這件怪物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如今更深了，我們且進城去，把這件東西著幾個人在此看守。待到天明，再與二位仁兄出來，尋個空闊所在，抬去殺了也罷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今夜就在這裡借宿了，省得明日又走一遭。」俞公子、婁公子一齊應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即便打發眾獵戶回去，又著幾個家僮把那個怪物管著，三人就在魁星閣裡安歇。原來這個東西，又不是精，又不是怪，南方並無此物，所以人都不識得，名喚火睛牛，出在西番。那個所在專出海犀，海犀若與龍交，就生出這一種來。固雖形狀生得猙獰，從來不會傷人。其性最熱，皮可禦寒，膽最貴，人得了係在身邊，能驅諸邪，瘳百病。說這汴京與西番國，不知千山萬水，間隔多多少少路程，這火睛牛焉能夠到此？只為當初汴京有個曹容參將，出征西番，聞得此獸好處，遂帶了雌雄一對回來。那裡曉得雌的不受龍氣，生出來的就是水牛。那雄的幾年前已被人捉去了，只剩下這一個雌的，卻又被婁公子拿了來。

說印三人正睡得倒，只聽得火睛牛在外邊叫了一夜，其聲如雷。這壁廂唬得個婁公子、俞公子魄散魂飛，那壁廂嚇得個林二官人心驚膽戰。這三位公子被他驚恐了幾個更次，翻來覆去，合著眼便醒轉來，何曾睡著一覺。巴到天明，一齊起來，跑到廊下，只見火睛牛生下兩隻小牛兒。只見身上毛生五彩，角有光簇，到底有些龍氣，雖是牛形，實與凡牛迥別。三人看了，驚訝道：「好古怪，怎麼一個像大蟲的東西，突地生出這兩條牛來？」俞公子道：「決是個怪物，快著人抬出去殺了，剖開膛來看看何如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如今倒要留著他。若是把他殺了，這兩隻小牛決然餓死，豈不是害了他三條性命？」俞公子對婁公子道：「這是林兄一點仁心，必要撫養得好。還是養他在那裡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小弟馬房甚多，待小弟著人抬他回去，養在馬房中吧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馬房中如何養得他，小弟莊上盡有牛欄，就待小弟帶去暫養幾時，且把這兩隻小牛養大了。再作計處。」婁公子俞公子道：「既是林兄莊上好養，就煩林兄帶去便了。」林二官人便著幾個精壯的過來，把火睛牛抬了，又著一個把兩個小牛兒擔去了，三人遂上馬起身前去。詩曰：

一片仁慈性，垂憐此畜生。
堪嗟牧養者，不體物中情。

說那兩條小牛，自林二官人帶到莊上，養了三四個月，漸漸長大。一日，婁公子約了俞公子同到林家莊上，特看小牛兒。林二官人指引到牛欄邊，同去看時，婁公子見了這兩個小牛道：「原來這些畜類容易長成，兩三個月不見，就比前大不相同了。」不意這畜生也通靈性，那兩個見婁公子說了這幾句，猛可的眼中流下淚來，三人不解其意。不多時，那火睛牛也把眼淚掉下。婁公子與俞公子驚疑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又是一樁奇事。小弟往常來到欄邊，這個大怪物同這兩個小牛兒，慌忙躲避。今日見了二位仁兄，緣何就此悲感起來？教小弟一時間思忖不出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林兄，畜生也有靈性，知覺與人相同，只是口中講不出幾句話兒，心中何嘗不明白。」林二官人笑道：「婁兄，你可曉得他因什麼掉淚？」婁公子道：「我也解他不出。」俞公子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小弟家中有一老奴，喚名俞慶，善察獸形。著他來一看，便可曉得緣故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這裡到城中一往一來有許多路，等得他來，眼淚可不流乾了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這也不打緊，去來不過二十里，小弟有好馬在這裡，若是兪兄著位管家去，就帶出來與他乘了，相煩走一遭。」俞公子笑道：「林兄若肯把好馬出來，莫說家僮肯去，便是小弟也肯去了。」林二官人便吩咐帶匹好馬出來，俞公子就批發一個家僮立刻回去。

果然好匹快馬，不消半個時辰就轉來了。俞公子見家僮來得速煞，無限歡喜。林二官人、婁公子一齊出去，站在莊門首，三人六隻眼，巴巴的只望個俞慶到。那裡曉得等了一個時辰，那俞慶還不見來，心下好焦燥。這三個聰明公子，也是有些一時懵懂，怎知一個是馬來，一個是步行，自然不能夠齊到，況且又是老年的人。正等得個氣歎，意欲走進莊門，只見那俞慶一步一跌走到面前。俞公子見俞慶到了，回嗔作喜，也不問些甚麼，遂引他到牛欄邊。俞慶見了，吃上一驚道：「林相公，緣何有此物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你可曉得他叫做甚麼名字？」俞慶道：「此物名為火睛牛，出在西番國裡，皮能禦寒，膽可治百病，祛諸邪。當年只有我汴京曹容參將出征西番，曾帶此種回來。婁公子道：「原來有這一種形相。」俞慶道：「那西番國最多的是海犀，海犀與龍交了，就有此種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你可相一相看，為何流涕不止？」俞慶仔細看了一會，歎口氣道：「哎，可惜這樣一個異獸，不會牧養他，早晚間寒寒暑暑，受了這場大病。」三人一齊道：「原來有病在身上了。如今那裡去尋個醫牛的郎中來醫治他？」俞慶道：「就尋得來，也醫不好。多應只在早晚間有些不伶俐了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早知道你曉得他是個值錢的東西，何不尋你看看，愛好撫養他，不見這個模樣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如今若要得他的皮，取他的膽，可是不能夠了。」俞慶道：「得他皮，取他膽，正在這個臨危之際。若是平白地好好的時節，要殺他，怎麼捨得，倘待他死了去取，總是無用之物。公子們果然要他皮膽，不宜遲了。」林

二官人道：「畢竟要在這個時節取的才好。也罷，我們既有了這一點剛狠狠的心腸，便顧不得他活潑潑的一條性命。只是沒個人會動手的，如何是好？」俞慶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只要取一把刀來，我俞慶也會得動手哩。」

林二官人便吩咐取了一把純鋼的尖刀來，遞與俞慶。俞慶道：「三位相公可退一步。」三人便閃過一邊。你看三四百斤的這樣一個夯東西，一步也走不動，終不然一個人可處置得他出來。只得持了刀，翻身跳進牛欄裡面。果然畜生也通人意，那兩人小牛兒，見他手中拿著一把光閃閃的鋼刀，一發把眼淚掉個不了。俞慶硬著心腸，覷定火睛牛，提起刀來，望心窩裡盡力一刺，可憐一個數十年的火睛牛，頃刻間便結果在俞慶的手裡。俞慶又去喚了幾個人，相幫拖出欄來。竟不用一些氣力。自自在在開了膛，剝出肝肺，先把膽來取了，然後慢慢的再把皮剝將下來。林二官人便走近前，兩個指頭便拿起膽來，向鼻邊嗅一嗅道：「果然是件寶貝，拿到嘴邊，自有一種異香撲鼻。」婁公子，俞公子一齊道：「難道真是香的，待我們也聞聞看。」兩個也拿起來嗅一嗅，便笑逐顏開，指著俞慶道：「你果然是個識寶的主兒，若不是你說，我們那裡曉得有這樣的奇物。」

林二官人道：「這火睛牛當初原是婁兄得來，今日這副膽和這張皮，還該依舊奉與婁兄去。」婁公子笑道：「林兄差矣，若是這等說，畢竟要小弟算還草料銀子的話頭了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也罷，小弟有一個愚見識，把膽做一處，皮做一處，兩個小牛做一處，分作三股平分。拈了三個鬮兒，與二位仁兄拈著為定，卻不是好。」婁公子大喜道：「林兄之言，甚合吾意。妙，妙！就煩林兄寫鬮。」林二官人便去寫了三個紙團。放在一隻碗內，回身走來遞與二人。三人各取一個。林二官人便等不得。連忙拆開一看，紙上寫的卻是個『皮』字，婁公子打開卻是個『膽』字，俞公子是『火牛』二字。三人依鬮分定，都著家僅取了。林二官人當下整酒款待，大家開懷暢飲，直到杯盤狼藉，婁公子、俞公子方才起身，作別進城。詩曰：

得自一人手，經分不可偏。

拈鬮為定據，三子各安然。

說印三人，各分了一件，去後指望做個鎮家之寶，誰知不上兩三個月，俞公子家的兩個小牛就先死了，林二官人的火睛牛皮被人盜走，剛剛止有婁公子還剩得個火睛牛膽在家，料來也畢竟要歸著一個人手裡。

且聽說，還歸著那一個人？這個人，說將起來名又高，位又尊，在一個之下，居萬姓之上。你道是那個？恰就是汴京雲和村裡一個大鄉宦，姓韋，名賓，官居極品，兼修武弁，年紀未及耳順，到染了一身老病，因此告假暫回林下。遍訪天下名醫，不得其效。這也是韋丞相合當病好，婁公子該得出身所在。原來那陳亥，向年原是韋丞相府中的門客，韋丞相見他為人忠厚，作事周全，十分歡喜，臨上京的時節，決要和他同去。那陳亥因有妻子在家，上無公姑，下無伯叔，放心不下，不知用了萬千委曲，所以辭了出來，就尋在婁公子那裡做個退步。不料韋丞相去得無多日子，遂告病回家。這也是陳亥不忘舊主之意，一日積誠特來拜望。這韋府門上人都是認得的，便進通報。韋丞相著人出來，直請到後邊記室裡相見。便把病緣細說了一遍，然後問道：「陳先生，你可那裡訪得有秘方麼？」陳亥低頭相了一想，滿口答應道：「有，有。我那婁公子處有一件寶貝，喚作火睛牛膽，隨你百般疑難的症候，把他磨幾分服下，立時便好。」韋丞相道：「豈不是真寶貝了。這個怎麼容易借得他的來一用？」陳亥道：「要借他的其實不打緊，只要韋爺這裡打點幾樣禮物送去，待陳亥在旁攛掇借來，有何難處。」韋丞相道：「講得有理。就是婁公子不允的時節，有陳先生在那邊攛掇，料來也卻不得面情，自然要借一借。只要送些什麼禮去才好？」陳亥道，「諒那婁公子也不爭在這些禮物上，只憑韋爺尋幾件出得手的送去便是。」韋丞相便吩咐書房中寫下禮貼來，卻是那四件禮物：

右軍墨跡二幅 象牙八仙一副

真金川扇十柄 琥珀扇墜四枚